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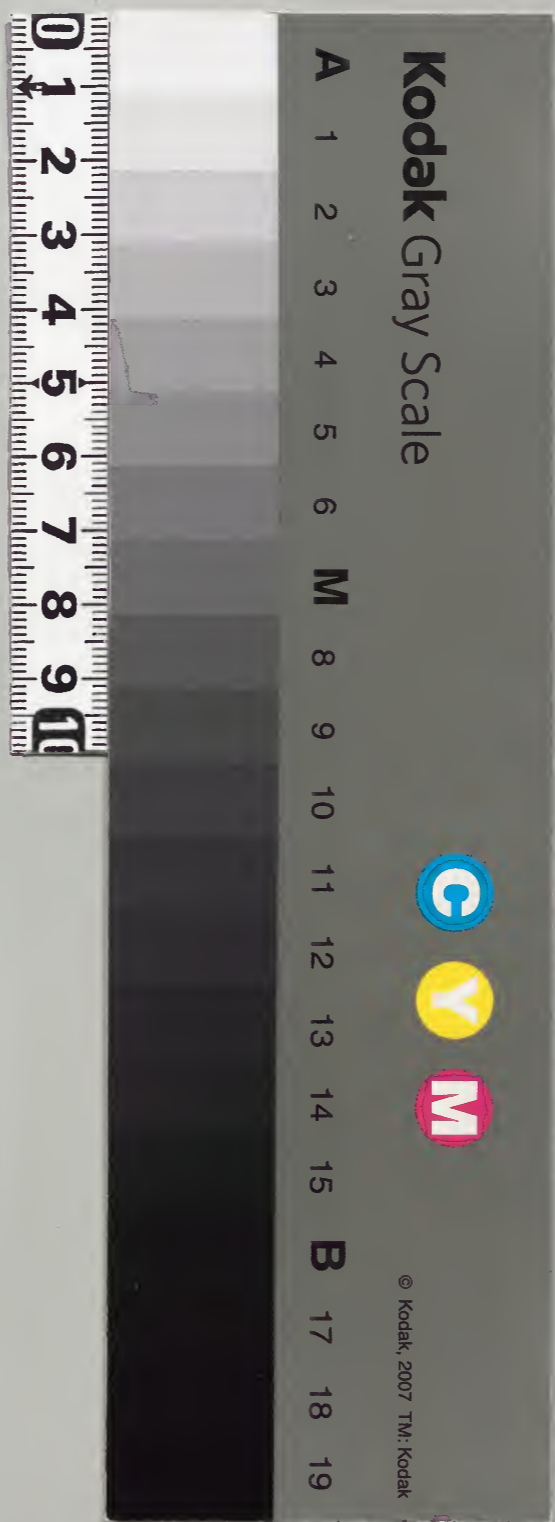
終頭
四書大全

			四	漢
		九	書	
	四	四	門	
二	〇	八		
二	架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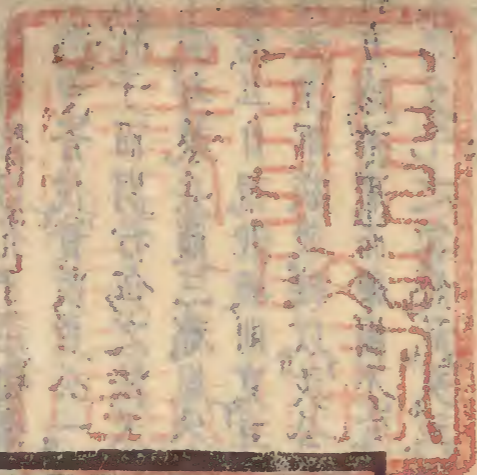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二	四	漢	
七	九	書	
函	四		
六	八		
架	冊	號	類

(十才)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948
冊數	22 (13)
函號	277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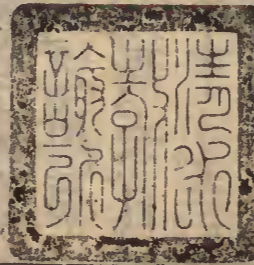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二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

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魯有初音初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魯有初

此章見於李見魯之禮記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也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

道之君也復扶反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采學而

○杜靜臺筆記云曰嘗聞曰未學非真知文不知武也抑其不留聞而啓其所當問也

○焦氏筆乘第四孔子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王道思以為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

周子經曲千百之中而不
亂則所以三軍敵千萬人
者即此事也衛靈公以陳
法為問殆謂王孫賈輩之
所謂此豈孔門之學而所
謂聞祖克之事者自以正
對非婉詞以為拒也當時
衛公既不悟後世儒者亦
復謬解了是軍旅祖克判
為一事而雍細謹為文儒
之習暴房俾彼武人之長
蓋道之不明如此

○李甫黎曰孔子至衛衛
左將與齊伐晉故靈公一
見孔子而問行伍之法夫
子笑却萊兵隨三都風采
凜然且自謂我戰則克豈
真未學軍旅哉特以靈公
時方惑於虛而繼嗣不定
夫煩父子之敏然亂矣至於侵鄰之事在可已者故夫子抑其不當問而啓其所當問也祖克考禮字
之借言耳

去之。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
兵陳於孔子明白與孔子語見蜚馬仰視之色
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
十矣。○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采子曰為國
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
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
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
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
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祖
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自必然之意也使
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
不可留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
然亦當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為言與夫
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已之所學
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容也故明白而行焉夫自
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

所先而祖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
為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
乎興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
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
雖精果何所用哉祖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
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祖豆
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
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
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
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執又嘗曰我戰
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
以為訓耳然欲以祖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
衛亦可
知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
能興起。

○申紹芳四書順文提解
云從者亦病夫子之道莫
能興起。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命語六卷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宋

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

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曰見君亦有窮乎曰君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見賢 濫反

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或問固窮有二義宋子曰

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逮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

○李南菴曰子路慍見乎路非自慍也為夫子慍也。○夏九範曰惟君子多窮窮蓋君子之常也固守當如此看正身亦有字應。○蒙引曰濫濫也小人窮自放濫於禮法之外而無不至亦如水之溢出外也固守作固有窮時說方應亦有字意只先說固守其窮亦不成語次且一句小人窮則濫矣句內便亦諷得君子能固守其窮之意了。

○高中玄問辨錄云無所顧慮之說非也只是無上下之交耳。

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慍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覆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困而亨上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言身雖困而道自通也。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雙峰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白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

入悔是自悔。○禮有失於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積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下等矣。○宋氏公遷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厄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交則明孔子離困厄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魚鰲防正以順乎天也。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

此章與子貢與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蒙引云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文都記得也。

○有問于魯參山曰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而識之又却以為非何也。曰夫子只言我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對曰然非與

友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峰胡氏曰集

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精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友。第四篇然後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宋子曰聖

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

○陸聚圃拙講云非也二字正承上非與言之所以次其疑也。

○蒙引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

○徐岩泉曰且說拍泥謂曾子一貫屬行此章屬知甚誤。凡聖人論學處都兼

知行豈有只把知說。
○申甫曰。學識自是必不
得。但朱子則云。學識。后左
悟到一貫。羅近溪則云。要
一貫。去學識。此即陽明。良
知爲頭腦之說。如此。豈則
近溪之說是矣。但此一守
以學識許多條件對看。則
一乃是。一不。

多學中有一以貫之取。○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
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
上去。○子貢尋常就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予
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但子貢多是
曉得了。便了。更沒收殺。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
真箇行此。孝爲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
故夫子警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取。惟曾子
領會于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
出於此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
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子一以貫之。可見
彼言行此。○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
盡識。如字。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
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

○詩。豈民篇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朱子曰。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
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爲氣質物欲爲之。遮
蔽。故懵然不知。非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朱子曰。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
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
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
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
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
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
○蔡清曰。謝氏註引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者。明聖人
一貫之旨。如天之於衆物。
匪物物刻而雕之。

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
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
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
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
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
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未舉中庸引詩語。只是贊其
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
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
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
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
之。則不可說矣。○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
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以結前意耳。○

氏曰。孔子之於曾子。未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

○李滄溟曰告曾子以道
言謂一理貫萬事告子貢
以學言謂一心貫萬理

復扶又反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

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

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婁音屢有以發之新安陳氏

且如其我知也夫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曾以下諸

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深子貢以

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生之此雖

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

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

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

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

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眾理者本一理

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

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

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

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

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

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

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

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慶源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徇外如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每有以抑

之無非使_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真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為疑難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徇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以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知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上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汎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

○蒙引云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知者知其意味之實也知德与知道不同觀大註可見○集註曰非已者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此意云何見其所以鮮也

○徐岩泉曰一說註中為憊見句却畫蛇添足于路平日纏袍不取豈盡在世味中人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此章見學而時習知

是以知言况曾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_以見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十章至此疑

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憊見發也南軒張氏曰知

履之味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

要在實有諸已。○覺軒蔡氏曰：天子呼子路，生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天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峰饒氏曰：天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纔絕糧，便慍見。○雲峰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尤西川曰：無為而治者，行所無事也。恭已，即薦恭兢兢業業，不敢作聰明恭之至也。○蘇紫溪曰：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為孟子行所無事是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言舜治之盛也。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入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

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或問：恭已為聖人敬德之容，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

○李南黎曰行節所謂言莫不信行莫不悅也

○蔡虛齋曰孟子言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一樣諱○行篤敬者篤則不薄敬則不苟也

論語大注 卷之五

也雖善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二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其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

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

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二千五百家

爲州宋子曰篤有重厚深沈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兩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

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雙峰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

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知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

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論語大注 卷之五

○徐君泉初問云前字衛字俱有意所謂參前者切近於立處也。倚衡者切近於在與處也。

○存疑云曰立曰在與亦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古前篇言出則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似。

○蒙引曰參前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夫然後行意謂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之邦可行者豈可以妄取而強為之哉。

前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禮記曲禮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坐離立謂兩人相附。言與我相

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

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下同之而不可得然後一

言一行去聲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子

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

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自之間聖。○問參前倚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見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冷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鄭氏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其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悔淺淡不作子張之學進矣。○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入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具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坐者畫之欲其不忘也。○復峰饒氏曰書紳

○虛益曰子張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文所告各各諸紳則身在此紳亦在是則忠

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有紳亦可見子張之爲有志者發於衷心見於實事也。
○林希元曰鞭辟者以鞭辟人也鞭辟近裏者已者凡人爲學多務外不著已故要鞭辟使近裏者已也卽此是學者此指博學篤志至參前倚衡皆鞭辟近裏者已也故曰是學言此是個正當學問也。

論語大全 卷之五

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程子

○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曰學要鞭辟近裏者已而已**。通考仁山金氏曰

之辟謂循前驅者以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

欄約人使開向一邊也。知之鞭辟近裏者已者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鞭辟卽此是學質美者明

得盡查滓壯里反便渾上聲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

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梁子曰鞭辟近裏此是

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

向於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者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

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爲仁已是查滓復禮

便是天地同體處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都見得

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卽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

徹耳。○問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質各

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

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已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

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曰**

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卽能行之而於意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

論語大全 卷之五

○人物考云史魚名鱣字子魚衛大夫吳季札適衛見子魚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惡也

○此夫子表二大夫之賢一在治亂直節上論一在出處合宜上論

○焦漪園曰人不難有道之如矢而無道之如矢者難不難有道之仕而無道之卷懷者難故史魚節重無道之如矢伯玉節重無道之卷懷

○盧未人云直謂守正不偏史魚有道如矢無道如矢一秉直道不為變於治亂之世故曰直哉如矢兼行看不專是言勿泥記尸諫

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為學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鱣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

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不肯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闕下於我畢矣禮飯於闕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

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

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

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野言

之卒意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已我矣弗先必死并

祭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

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

好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蟻子伯子皮

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論語大全卷之十五

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生。遽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二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與也。子叔與無。論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孫氏也。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引此。○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遽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朱子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玉之君子。○南軒張氏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

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爲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

○湯霍林曰。言者當因人而施。失人亦足失言。處當重言說。○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不若答應。兩等。人只在一言之間。自有妙處。○蒙引云。此章是言人之語默。中節爲難云。

○存疑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夫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仁以心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莫大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爲能知人。知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猶語而默。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安言義以理所安言註曰
當死便是義意思
○家引殺身以成仁者非
不得其死求生以害者亦
非考終食

論語大全 卷之十五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

心安而德全矣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

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其良心之所安而巳

○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却

是挾被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特吾身雖死却得

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

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巳○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

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

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

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

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

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都有

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舜

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

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雙峰

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一

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

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于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

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程

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程

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

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音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

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有殺身

論語大全 卷之十五

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天段好。嫡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賸一箇是。○朱子曰：奮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道。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或問此章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以仁義體。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行。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

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以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以生。則拂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即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汪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一子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

是若不覺其實見得定命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通考朱氏公遷曰石兼入心事理言亦曰此以仁道言字罕言仁是汎舉其大槩若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言之安仁利仁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之此皆即其處事言而存心在其中此章又以仁者言又如夫子言而親仁又言友士之仁皆是指仁人而言宰我專指愛為仁故其蔽也愚夫子舉成德而言則仁之中未嘗

言言大全卷之五

十一

○徐岩泉曰專其大夫之賢時時管束此心也友其士之仁時時調養此心也管束則心体不走作調養則心体漸銷鋒此是為仁實法○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以友輔仁自少不得即如見有往者善論風采自長一段精神与純粹人君自能鎮其躁而消其邪學學問者自見得則此可見心体相通處若不知學

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以仁者對智者勇者則又有不同以一人之身而兼有其德則姑就其一體而以仁者目之也以其人質有所似德有所成而稱之為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者之名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言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左見於修身

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礎以成其德也

商也曰益賜也曰損曾子

論語卷之五

十一

問則雖曰与大夫士相來
按亦冥然拊格而不勝矣
○蒙引云賢以事言事亦
仁之發也仁以德言居仁
則大人之事備矣

○高中女曰問顏淵問為
邦註云顏子王佐之才故
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
謙辭然否曰此亦問為邦
而已何謂謙辭曰伊川云
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
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
子得聞掌誥之曰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是也然否曰伊川
以春秋為孔子自行天子
之事自創制立法故以春
王正月為行夏之時四代
禮樂為其所立之法然春

論語卷之十一

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
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
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
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
必慎其所與處焉○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
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
己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
為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
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在上說○欲為
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
諸仁賢以成其德也○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
則有所勸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
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新安
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

之資而已

汪氏曰此專挑為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
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

新安陳氏
曰資助也

顏淵問為邦

○蒙引云曰為邦者謙辭亦以夫子所答而見之
也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曰顏子之問有問仁問為邦須
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
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

論語卷之十一

秋只是明周天子之事率諸侯以尊周何嘗自立法度即春王正月亦非夏時又与周冕股幣韶舞何干盖謂若顏子者為百王不易之法可也謂為春秋之義則非也○曰行夏之時謂何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堯曆則然非始於夏也夏蓋遵行之耳然以正時則序無愆以授民則事不悖於天於人皆得其善是故百世不可改也

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

正周以子為天正也宋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云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此子後便有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通考莫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

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年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于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開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然時以作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四字出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入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今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宋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

○存疑云歲首而當春孟故曰時正天氣至是發生故曰令善令者天道流行猶王者之政令也

運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者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
五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
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
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
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二
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
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
此孔子所以考論三主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
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
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歷久而皆差惟夏小正
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問集註斗柄初
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為定夔峰饒氏曰天象難
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曰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
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
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
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

是兼每月政令行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
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
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
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
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
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
此是夫子微意

乘殷之輅輅音路 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

後而易去聲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上聲堅而等威已辨

○徐岩泉初問云殷輅周
冕質文質得中率一端以
為制耳非謂殷輅周冕便
完了治天下的制度

為質而得其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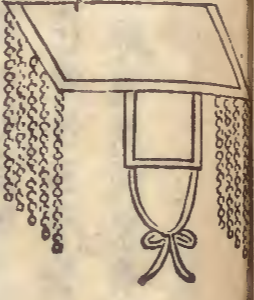
問周輅為過侈何也。采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

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天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轡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輓之以鞮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巴。○雲峰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貫玉用采絲曰纁，纁以藻通，冕上橫貫以簪曰筓，筓上繫組為紱，自左下達，順右，上屬于笄，垂其餘為飾。

冕圖



○黃帝始作冕，凡首服三等。冕最實，次弁，次冠。上古冠小，僅撮髮，貴賤咸用之。弁大，干冠圍額，冕則加板于上，垂旒前後以蔽目。左右有紼，橫以塞耳，人主戴此，恭默俯臨，天下曰冕。冕之言，俛也，居高而視卑也。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

敷救反。

前後有旒，

音流。

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何晏曰：世本云。

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采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謏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玉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衣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太裘羔裘也。衮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

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絲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一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衣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之不爲侈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禮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峰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平文之中者也

○高中文曰樂則韶舞韶何曰韶樂也孔子聞之至於不知肉味則其美及善可知然舞之樂所以成舜之成功也而吾則用之方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舞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爲得耳若徒卽用舞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於我也

○樂引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其舞也蓋樂至齊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舞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固是如此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他太段了得看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實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唯是顏子有這本領左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樂引云上是琴大法告之至張鄭聲以下却是戒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摘訓云危就使人小術

○高中女曰放鄭聲鄭聲
為謂何。以惡鄭聲之亂雅
樂為其淫也。故曰鄭聲好
淫。淫者靡。靡者流。流者
五。五者皆亂。互相陵。相
侵。此則國之滅亡無日
矣。鄭衛之意。亂世之音也。
比於慢矣。蓋其聲調靡弱
流蕩。能敗人之志。而使之
懈慢。故曰雅樂者。鄭聲。為
甚。雅與鄭。皆言聲調。非
指其語也。后人屬於淫字。
遂以為男女淫亂之淫。亦
既可味。

詩言大全 卷之五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

危也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訓後字俱謂其辨給此則

先之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

言令色孔○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

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

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

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宋子曰發

兆猶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

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雲

峰胡氏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

夏之時得其正較至周而過後斟酌之不如從殷之

為得其中身自黃帝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

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身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

不如斟酌樂之盡善盡美天子姑舉此四

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張子曰禮樂

治去聲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

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平相戒飭音意蓋如此又曰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久鄭聲佞人能使人喪

去其所守故放遠之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

十五淫奔之詩纘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

不極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

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

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乘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乘惡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天子舉佞人，亦以承人之尤者言也。是知有百主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為百主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保此法也。○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道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屏絕之。○雙峰饒氏曰：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節此意也。尹氏曰：此所謂百主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

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程子曰：舉前代之善者，準

此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入，淫蕩佞人，使入危殆，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王之法，各是一主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又曰：鄭聲佞人，最為治之害。放遠亦人之所難。○和靖尹氏曰：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最感人。也。○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為邦之語，惟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主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太法，意亦

○講述日遠近即久近也
以躬言不以地言

論語卷之五

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獨樣耳。○南軒張氏曰聖人監
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為百主不易之典此其大綱
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
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以為邦之大法
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
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
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
以興行而無戢矣。○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
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
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
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
世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存疑云千里几席是發
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小
註看錯了。

○李南泉曰此与上論同
加已矣乎三字者殆猶有
憂焉而今絕望也茲可觀
世道人心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南軒張氏曰世之誠
於好德者鮮夫子所

論語卷之五

二十四

○人物考云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食無駭之于盜距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

○疏正義曰案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食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各謚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

○湛其泉曰何以為竊盜也竊盜也非其有陰掘之也何謂知賢而不立也盜者畏人顯彰之也與柳下惠而湛之彰顯孰大焉此圣人誅其蔽賢之心如盜然也

以歎也○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也已見乎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盜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

與乎聲

竊盜言不稱去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

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

謂與之立立於朝音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放魯若不

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

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張氏存中曰見公治長

焉又以為竊盜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

而私有所欲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

而不自知其非矣○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

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峰饒氏

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

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

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

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同并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

○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太公至正之心也

○次崔曰。自身所待入者。要使其厚。而無一毫之不足。至於人之待己。則薄責之。雖不滿吾願。不厚望焉。

○焦滿園曰。人之於道。以憤排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排之象也。不如此。則善敗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于周萬通。

○存疑曰。吾未知之何也。已矣。言其事必敗。雖不能救之也。沈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李貞菴述說云。二如之何。不可拆開。看方見熟思密處意。

○存疑云。難矣哉。入德難免患難也。

○虛益曰。小慧是不順義理之正。就其利欲之私者。僥倖者。出莊子在宥篇。口義求利不止。不止又行險。

○中庸小人。行險以徵幸。誣徵求也。幸者。謂所不當得而得者也。○勺府云。字異義同。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此言自厚之道也。遠去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福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撿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白如之何。如之何者。善未知之何也。已矣。此言不慮善以動也。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此。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

聖人亦無奈何。何。○雙峰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慮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慮之審也。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此章微人章。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同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峰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峰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此章微人章。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同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峰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峰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

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旦熟則其機日淡一息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

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孳哉

孫去○李九我曰三之字指事言義禮遜信是一時事無先後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

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為君子之道也○程子曰

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

只是一事以義為本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

○李衷一要旨曰看來此章做精義之功良是君子以吾心之義為質幹便是無適莫信果成心即心即是都專義把此義行出來得中處謂之禮和順處謂之遜到成就無虛假處謂之信捨是一個義實行出來自有禮遜信之妙非此有失而後以彼濟之也精義如此豈不為君子云○申瑤泉躍淵云此在一事上看蓋先有義而後隨之以禮遜信三者此三者一時俱有無先後也

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也然讓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偽○問禮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雙峰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

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其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復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為質而非禮行。遂出則質而不文。禮行遂出而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滅質。皆非君子之道。○雲峰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遂義不可以偽為。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遂之後又加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實而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義以為質則禮

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深子曰義以為質便是

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豈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之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

○杜靜臺筆記云無能者不能盡道也。能不能在我知不知在人。

此章表章於義之字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雙峰饒氏曰

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孫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物之中而體無不真矣。○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說出外。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由外說入內。○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本。推而上之也。○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

論語卷之九 卷之九
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名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存疑云沒世而名不稱只是終身無名意饒氏蓋棺事定之說似太深

○南黎曰沒世猶云至死耳疾即自愧作之意

○王陽明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弗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違違於外惟日之不定矣其何以為君子

○蒙引云求諸已求諸人言一切事皆然也故本註有簡無不字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

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

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二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或問揚氏

之說似天巧。朱子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已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已，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爲一章，揚氏於此又合三章爲一章，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

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申甫曰：爭不必與人相角鬪，方是只被辨，与物別異，有短長相形，清濁相較，的意氣便是爭，矜而不爭，矜亦渾化矣。有意爲矜，矜便爭。古之矜也，廉此矜未死所以爲疾。

○徐若泉曰：若小人則惟知有己而已，豈能不爭。惟知有功利而已，豈能不党。

○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身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與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二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者也。以

○承菴曰：二句一串者，只爲下個人說。謂君子是个至公的人，固不以其言之善而遂奉其人，亦不以其人之惡而併弃其言也。單重言上。

○焦氏講錄曰。近世取士者科場之文字。遷宜者方開之。考證全是以言。聖人矣。所愛者欬吐。珠玉所惡者英華。皆腐朽。全是以言廢入矣。

○申甫曰。此一貫之道也。恕者如心也。此心可以通乎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無異於吾之心。只是一個心。如吾心應之而已矣。術豈多乎哉。用豈穿乎哉。心本一心也。如乎心一者一矣。此之謂以一貫天下之道。貫者行也。

○杜靜臺筆記云。已所不欲。二句。不特解明恕之一字。而可以終身行之之意。亦了然矣。

論語卷之十一

入廢言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言廢言。公心無蔽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入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入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子貢問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亦

宜乎。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

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

○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

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

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慶源輔氏曰。推已及物。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

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

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又曰。始則推已及物。終則為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為宜。此又極其効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為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行為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

論語卷之十一

○孟氏曰。一言終身不出。恕字此一貫之學也。子貢此問可見多學之問。一貫之示前此。迷悟也。若悟得。則無此問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南黎曰。此行字。即子張問行之行。謂行之通達。不礙也。子貢雖已聞一貫之說。而猶未知所謂一者在。故問終身可行之道於一。言其求道於行。猶未克勉。外之見。而求行於一。則已知反約之功。

○蔡虛齋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雍也可使南面之類。

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第人亦欲孝。欲第必推己所欲。孝欲第者。以及人使入亦得以遂其欲。孝欲第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恕之義甚濶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恕已。量。王范忠宣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已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併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己恕心之義乎。○雙峰饒氏曰。此問在宋間。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恕字答之。○新安陳氏曰。視人猶己。一視同仁。此聖人之無我也。惟其略無私已。故仁之用。自然如此。○宋氏公遷曰。此愛人之恕。餘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勿施。皆是此類。此所謂恕。以及人為主。蓋曰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大學之絜矩。亦當以愛人之恕言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章欲人及直道之心
舉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朱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手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

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毀譽之謗。曰毀者惡未著而遽試之。譽者善未著而遽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以有過其實者。然以欲入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入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試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試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愆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

○一說湯海若提要曰。直道而行。指三代之君言。不指民。謂三代聖王所尊以直道。賞罰而是非之者也。好其善。無有作好。惡其惡。無有作惡。從禹湯文武以來。原是如此行。一毫不可枉。所以立天下是非之極。吾安得以毀譽行。其間哉。夫子此言。分明以禹湯文武待其身。直欲與民共游直道。以還三代之盛意。此意亦妙。

○李貞菴達說云。斯民之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毀云損。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神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

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及

在。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

截誰毀誰譽之意。通考石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為此句難得簡潔。然方

民節上於人之人。何以直道而行。貼民說。今玩大註。寺不註道。是指上之人說。○申甫曰。春秋之時。是非各逞。已移毀譽淆亂甚矣。以人心可枉也。故夫子援人心傷之。夫子無毀譽不受制於人心也。其云然者。不欲陰斥人耳。其意蓋云。彼雖欲行己私。其如人心之不可枉何哉。

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何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故。○尹

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

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朱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卽

人說。二句。話便是恁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

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南軒張氏曰。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

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

○蒙引饒氏謂此節以君對民而言非也。

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主命德。設罪亦若是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卽上面人字。但人

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綠有二代字在上。故言今此

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

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爲枉。所以有稱人

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爲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爲後世

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

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未

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

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試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蒙引春秋桓十四上書

曰夏五此傳疑也所謂及史之缺文也遇留館人之喪脫驂以賻之所謂有馬而借人乘云

○李南黎曰二事是盛事之僅存不可謂細故史之闕文是虛也見以與衆同其疑不驕之遺風馬之借人乘是徹己私以與人公其有不吝之遺風今則驕吝成風雖僅存者亦無復存矣吾不知世變將何所底止也

○王觀濤曰在猶及二字上看出時之益偷史闕文庶後世不至以訛傳訛而枉其是非之公也

論語大全 卷之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獲采豆意 乘平聲 公與 夫無通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

事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馬借人乘之已

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只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

葉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凶矣夫雖夏矣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鴇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

雲峰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私

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聲解

事雖小而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章亦人字正圖大之意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

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為不忍何也朱子

○蒙引韓信胯下之辱彷彿近於能忍

○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為丈夫言

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雖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降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入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為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強梁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豈亦人好惡之察也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

○孫淮海近語云必字非作慮矯強只是順是非之理而定取舍之公也○如孔子之於公冶長衆惡之必察也如孔子之於微生高衆好之必察也

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雙峰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仲子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為衆人之

衡鑑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欤

弘弘廓苦郭而大之也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之所寓道外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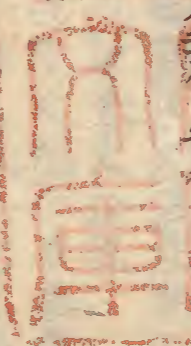
道即人之所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以為人之理

○宋潛溪秋義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其分量本大非人能大之也人能盡知行之功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推之而至其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於我是廓而大之也○羅一

峰取其說最平實大全饒氏祭天蟠地黃氏四端之說較不及信然

○莫中江釋旨云饒氏四端之說亦不甚差但四端是性與道字異

○杜靜臺筆記云道字不是泛言天下之道指吾心所具之理說當以用言道體本大不待人弘惟其周則有待於人尔



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

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問入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

搖扇扇如何搖手○問性不知檢其心潛室陳氏曰

性指道心指人○雙峰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入弘又

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

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

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

雖微心然泉達充足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

推出去方是弘通考勿軒熊氏曰道之全體無所不

包惟學故能廓而大之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有無益乎不知

學也此書為從思與學並舉

學也

此為美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

而自得也李氏曰天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坐語以教

○湛甘泉曰過而不改何以是謂過也過萌於心而後作於事也萌於心不復作於事是無過也過萌於心而不改則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成過也是謂過也者一成而不可改者也○存疑云此可見人不慮於有過而患不能改過○吳無障曰思不如學謂不知以所思者而驗之于學也

○說命下孔氏註順志也
○蔡氏註遂謙抑也

○鄭申甫曰祿在其中
告子張句一様看學道便
有許多受用此祿在其中
也是以君子心專於道而
所憂不在貧也一說祿在
其中者不求之謂彼自至
也非吾求之也

○存疑云此當作二節看遂道不謀食說君子之學也祿在其中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月
其無求祿之心

言言大全卷之三

入爾朱子曰息是便要去做學是依道本心小著心
隨事順理去做○遂志是早遂其志放退一著
寬廣以求之不忘倦地道窄便要一息而必得○問
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息否曰聖人也當
倦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
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
息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雲峰胡氏曰
書說命惟學遂志一句大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早
遂之義不濼節而施之謂遂益勉勉循循其學
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飯奴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

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去聲憂貧之故而欲

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

豈以首外至者為憂樂音哉宋子曰君子謀道不謀

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
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
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
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
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凡言
在其中蓋言自有在其中而在焉者矣○問耕也餒
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兩句似相反潛室陳氏曰耕
本謀食却有時而饒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雙峰
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
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

論語大全卷之三

難事。學者終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胸中。久久自別。○雲峰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旬。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饒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未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淡。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聞。則無以有之於

○陽明子曰。或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分明。是兩個。陽明子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為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

○存疑云。不自行而日守者。守此。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操守。行是踐其所知。守是行之有得者。持守之不能守者。○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也。

身矣。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守者。○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之。下句放聲。此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守之。聲者。恐其雖得必失。取知及之。非艱行

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之。下句放聲。此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守之。聲者。恐其雖得必失。取知及之。非艱行

○講述不莊則不重。不威人將玩之而不敬矣。

○存疑陳氏謂此心小愈
乘念便生說太深了。

○虛齋曰。禮者謂凡舉令
設施措置字中道理。

乏惟艱此守所以貴乎篤也。○問知及之仁不能守
乏固不可。仁既能守之而猶有不莊之戒。集註謂有
氣習之偏何耶。潛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
當臨池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小懈即妄念便生須是
逐時照管令罅縫不開。本有罅縫便有氣習之偏此
是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
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
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
節文。○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
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
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如蒐田獮豸就其
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更使之以禮益使他以此

事此事有
禮存也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

矣。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

亦非盡善之道也。○朱子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

曰不莊。氣質之偏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

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朱子曰。知及之如

如意誠泄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教
情而碎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
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要莊。泄動以禮
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
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
盡善處。又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

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
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知
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子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
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子
禮動不能為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
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一章當
以行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泄之動之所以
持養吾仁者。○或問此章曰。大抵發明內外本末之
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行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
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
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南軒
張氏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未能保之也。仁能守
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泄之而動之則以禮。動
之以禮者以禮教民則民作興也。此雖統言為政之
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雙峰饒氏
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

之字指理而言泄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雲
峰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
泄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
泄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
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
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

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淺

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宋子曰。一事之能者。不足以

○李九我曰。此章示用人者當隨其器局用之。勿以不知責君子。勿以不可大受棄小人。君子則用其大。小人則用其小。○高中玄曰。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蓋不能不足以為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為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但能其大者。而細事

便未可觀乎。
○周用齋主意云不可小知非謂君子必不能於小也第不可以小者知之耳要活看。

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任大事耳。○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久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張氏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天而可以小知之太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爲者之當大任是也事而可以示知之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雙峰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大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爲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爲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雲峰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才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才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充爲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

○南黎曰此節因註中若个况字遂分爲兩截以上截爲說稷尋下截爲說利室殊失其本還當以水火

○其來曰民之於仁何以甚於水火也仁即心之生理與心一者也。○生俱生者也水火於人二也所賴以生者也所賴以生者不可一日無也無則身死矣。○生俱生者不可一日無也無則心死矣。○息甚於一日心死甚於身死也何以水火吾見雖而死者也水能滲入火能焚入也所以能焚滲人者何也。○生我二也何以未見雖仁而死者也仁存則人心生者也生而不息也所以能生而不息者何也。○生我一也

與量俱小故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嘗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問夫子言吾未覓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理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于不害為正命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

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

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

可不遜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太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

○杜靜臺筆記云此句只作一氣說連言其擔當之勇也勿把師字太泥○蒙引云何不自當仁不讓於父兄而必曰於師者蓋師是已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擔當可知當仁不讓父當仁不讓兄非獨師不讓也

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未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為者發○南軒張氏曰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為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慶源為仁在我雖師不暇遜此便是仁以為己任○慶源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為仁在己則何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峰胡氏曰當字大有力

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殺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
乏仁焉已任會子當之顏會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
當仁之事而
遜於夫子也

○退之解云諒當作讓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章亦用中之筆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問君子不諒
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宋
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
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者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
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南
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水信而於義有蔽則
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
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

○林次崖曰後其食不與
說敬其事不計其食
也置而不計也故曰
後獲之後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章亦用中之筆

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峰饒氏曰貞者正
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
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
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
豈若匹夫匹
婦之為諒也

後與後獲之後同

雙峰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
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

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
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食祿也君子

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

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南軒張氏曰事
君者主於敬其

○孟子公孫丑下孟子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集註官守
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
責者

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
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
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
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
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在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
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
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
希○勉齋黃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餽稟稱事君
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
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之所當為
者也豈可有毫僥求覬幸之意於其先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

○參引曰無類自教者立
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
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
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
皆可復於善也○所以作
教者立心說不作人復於善說者人固有下愚不教者如堯舜不能教其子周公不能教其兄弟是也
謂聖人有教則人皆可復於善未免有窒礙處

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如字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

論其類之惡矣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

蓋均是人也原其陰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

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

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能則氣

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

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

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

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
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
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
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
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
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

○林希元曰人之相為謀者必其道之同也若其道既不同其志各有所趨豈能相為謀得故君子不能為小人謀小人亦不能為君子謀

○李南黎曰辭字該得廣凡載籍之記述者命之出納辭交之聘問皆辭也○吳川樓曰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徐德紘原旨云玩達字有行乎其當行意玩而巳矣字有止乎其當止意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

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焉能相為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冰炭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勉齋黃氏曰此為學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者善於工言辭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贍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

○李南黎曰辭是之見蓋不以辭為辭而自謂其辭也夫辭之教者謂者不記其人之所以教而記其人之言而特記其與之言之禮以子張只在此上生疑問耳曰階者相與之知所升也曰席者相與之知所坐也曰某在斯某在斯者相與之知所應酬也子張意以師見既自有相矣而夫子又為之屢屢與言柔曲周詳者有知於常禮之外者故曰道欬疑其於斯道當然之外加一分也殊不知聖人有是哀矜之念不吝過於中則自有是不容已之禮以相之如是而適盡吾心則亦如是而適合於道初非作意為之而有加於斯道之外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食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人物考云師冕魯樂師瞽者也

師樂師瞽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大師皆以師名磬鍾笙鐘鞀箛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

皆用瞽以斯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去之人以證之

師冕曰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反

如此

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比諸弟子為多。○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下

言下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其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賢必有相其道如此

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

士四人。警朦三百人。眡音示。瞭音了。明目也。三百蓋

人。眡瞭掌大師之縣音玄。鍾磬之類。凡樂事相警

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通考勿軒熊氏曰道

字要重看。下事有三理。先正嘗教人只看師見見與

子見齊衰二章以為下。部論語皆在是。此是徹上徹

下之道。讀者浹故而

尹氏曰聖人處上為去聲。下為去聲。

○夏古泗曰。固字好看。蓋聖人之於人亦盡其固然者而非有所假也。
○徐岩泉初問云。聖人處處皆有道理。皆從此心自然流出。故云相師之道也。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

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

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南軒張氏曰道無往

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巳。師見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

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警身之道。當然爾。子張竊

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

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下日之間起居

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

是入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

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

形。蓋無往而非是矣。○胡氏曰警必有相。荀子所謂

猶警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見之來見適無

相。○胡氏曰警必有相。荀子所謂猶警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見之來見適無

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也
自不能已也故伐相者告之○厚齋馮氏曰使賢者
若能視然則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
新安陳氏曰賢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
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
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論語集註 卷之十五 終

論語集註 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為齊論以

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
篇不同然亦無他可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
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
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
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
為篇次之意通考勿軒熊氏曰首三章皆嘆魯
也餘亦雜記

夫子言行

季氏將伐顛也

○蒙引。顧臾魯附庸也。孟子詳小國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而庸字無解。今考庸字只有三解。曰用。曰常。曰功。無訓通者。此蓋取常義也。謂以附為常也。

顧臾國名魯附庸也。

春秋傳曰顧臾風姓也實司火。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

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與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顧臾。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次而復。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二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

○焦弱侯曰此季氏不是桓子。定公五年陽貨囚桓子冉有時年十八未嘗仕。哀公十一年終為季氏宰。伐顧臾必是康子矣。

人道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魯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魯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生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季衛上魯以幣召之。及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言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向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懼之難。

孔子自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求為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庸事故末子獨責問獨責求

何也宋子曰想他與謀較多下句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禹封以為東蒙主且為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扶大音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

徐州蒙羽其巽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

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

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宋子

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由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通考石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賈氏紹曰本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語其詳直託古制以為言耳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為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以為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侯于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併吞非復其舊武王革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強大之國使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強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為新造之徐魯則於其間其能以乎社稷猶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

○蒙引云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

○焦贛園曰季氏將伐顛
更是要取其土地人民以
自益未必顛更得罪於魯
亦未必有犯於季氏○按
此說本於蒙引

○子姓篇云周任商太史
一云周大夫未詳其出處
蓋古之立言人也
○人物考周任未詳其出
處蓋古之立言人也○按
魯昭公殺墜牛夫子亦謂
周任有言曰為政不賞
私勞不罰私惡又鄭伯侵

前言九全 卷之十一

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
其一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畢公室也
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二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
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
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
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一子各一皆盡
征之而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
故孔子言顛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
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
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

人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
禮犯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
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三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答
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諍者之相也言二

鄭亦引周任之言曰。爲國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艾除蘆藟。之勿使能殖。薛曰。立言人也。殆謂是也。
○存疑曰。能陳方則就其位。不能則止而不就其位。○按此說本於蒙引。
○李南黎曰。顛而不扶。則解爲顛。什不是。蓋既顛。什便傷矣。扶之後矣。險處。爲危。高處。爲顛。遇險處。則持之。將升。顛則扶之者矣。

○存疑。云。固則在彼。有難。竟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患。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宋子曰。相亦是之相。亦是如此。○獲峰饒氏曰。冉有。真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

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楨。楨是誰之過與。

兇。徐履反。柙。戶甲。○盧仝曰。龜亦室也。所以上易曰。十朋之龜。六室也。反。楨。音獨。與。平聲。

兇。野牛也。趙氏曰。兇。似平一角。柙。檻也。楨。置也。言在

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也。乎居其

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紀音。不得不任其責也。宋子曰。虎

在山龜玉在他處。不于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楨。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齋馮氏曰。二字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爲具臣者。以此。

冉有。且夫。顧更固。而近於費。本取後世。必爲子孫。

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

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爲季氏之

邑。而爲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爲。可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顯。與。以。並。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淡費。再求以爲非。由本意也。

○蒙引求君子疾夫句言此乃是君子之所疾也。語意乃是故惡夫，侯者同音。季氏伐顓臾，本是貪其利，乃不日貪其利而必為之。許言為子孫憂反，謂彼為我害。○舍曰：欲之欲字，与未于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特解曰：謂貪其利。○虛希曰：有國謂諸侯有，家謂卿大夫。泛說。○游立軒說：終云：貪起於寡，不安起於不均，緊要是不均不和不安皆生於此。○按此說与林次崖同。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貪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存疑君子疾夫貪自欲之直趕到而為之許作一似說方是言。季氏之取顓臾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貧而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則

不妄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

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宋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

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雙峰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厚齋

○蔡清曰夫如是則均無
貧者無寡安無復說

○姚承菴曰夫如是則一
非內治倫之謂承上說有

國家者如此其不患寡患
貧立心只在均安上初無
求於分外故遠人不服則
脩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
稱兵也既來之則安之而
已不利其人民土地者也
此方是善守國家者而永
永無患焉耳

○蒙引曰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者不脩文德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者不脩
內治也

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
者止指魯與季氏言之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扶夫音

內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

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
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且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

修反矣又欲興兵贖武則與修文德反矣

今由與求也相夫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併責之遠人謂顛與或曰顛與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峰饒氏曰遠人不

特遠夷中庸系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顛與則蕭牆近顛與遠其為遠人可知分崩

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貨囚季桓子及公父文

伯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祁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已丑盟

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誅逐公父歆節

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

子族于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

○蒙引云分崩之中又離
析也大夫為公室之患家
臣又為大夫之患

○詛謂違盟者指受當罰

○蒙引云蕭牆明其近也
後世有謂患生於帷幄起
於肘腋皆是近意

而謀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圍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譏晉脆

干楯也楯壘尹反兵戈戟也蕭牆屏也音也問蕭牆宋

註云諸侯之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始是也○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上季氏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之三桓亦患公

之妾也故君臣多間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

○謝氏曰嘗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

以附益之天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

也洪氏曰二字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

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豈亦多矣伐顓臾之

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豫章羅氏曰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切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通考程氏復心曰謝說得夫子深責再求之意洪說見夫子雖失位而餘福有以及人○朱氏公遷曰聖人責之之辭見於論語者凡十章如子路使門人為臣求也為季氏聚斂冉有季路欲佐季氏伐顛也此是因其行事之失而責之宰我之問喪祭遲之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責之宰我言使民戰栗子路言有是哉子之遠則因其言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方人而疎於自治再求之晝寢予之晝寢而於於自棄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過則改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為愛之之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千世不矣矣自

○蒙引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陪者副也重也○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主柄下移也○希不突者失其柄也

大夫出五世不矣矣陪臣執國命三世不矣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殺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逆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厚齋馮氏曰

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凡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雙峰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

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私不和則爭爭則年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天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指其康其口使不敢言也

○李九我口義曰庶民不議乃公議也非謂心非巷議也山林草野自有公議有清議惟道行於朝廷之上則在下者雖有欲言之事而在上者皆已先為之矣夫何言哉庶人不議○按此徐若泉說

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南軒張氏曰禮樂有道之極征伐天子之事也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去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施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七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遠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二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于下而無所私議也○止齋陳氏曰此章借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曰諸侯出隱桓莊閔之

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未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各分挽今而返之古也。

○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宣失而大者，必微。

○存疑云：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互言也。五世四世，是世數不齊。南軒又一世而政悉歸大夫之說，非。○披此出於蒙引。

○杜預曰：子在喪之稱。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

○蒙引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如今祿去公室有五世，政逮於大夫有四世，故知三桓之將微。

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張存中曰：見前章集註。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雙峰饒氏曰：此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

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

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興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

得為無 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

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反定今諸侯大夫

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災而失之也或問

田恒三晉何以不災宋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龍

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者也氣

數舛戾則熾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恒

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

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

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

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嗣以此論

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南軒

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

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

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為國君者拱手聽

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

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

其君而起不奪不壓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

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

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

哉慶源輔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

以首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

子曰三字而析為二章爾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

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

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洪氏

曰前言于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

有而有者必失不

道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豈見益之富貴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

香則与之俱化矣與不善

○家語孔子曰與善人居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

香則与之俱化矣與不善

人君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与之俱化矣

○王觀濤曰直是直言無隱諷是誠一不二多聞是博古通今○按此与虛坐同

○綱目漢哀四年二月下尚書鄭崇獄殺之集覽曰便辟或解云便者便人所好辟者辟人所惡

○蒙引便佞便辟猶驕樂宴樂便佞威儀上便習也便佞自辟上便習也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今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曰便順

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計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之並所謂

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此而入

耳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適也字書云

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

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二者損益正相反也

雙峰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且

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並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譽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

於庶人末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

不謹哉或問三友之說盡於集註之說而已矣朱子

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

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長

謹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則無責善

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者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日廣是三者反之則彼入常懷進脩而不敢自足得不日並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

恭柔則每事甲角，彼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
人日趨於驕，儻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
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
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益畧言之，從是推
之，皆可求也。

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賢友，樂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

音岳驕樂宴
樂大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新安陳氏曰：禮之驕樂則

後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反。聞善宴樂則

○高中玄曰：聖人之言，意
明而止，曾無比對拘係，晦
翁最好比對，故常牽制文
義，亦是矣，則不歌也要歌
則不哭之意也。莫實損益
各言非對言也。若果一益
對一損，則只宜一益而已。
反是者，即損矣，不必更言
損也。
○蒙引：禮樂本有節，而我
云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
容之節。

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朱子曰：三樂惟

謂宴安，醜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後靡最害

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或問：三者

之為，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孰是

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孰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

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矣。道

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
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取其放心，以進於善
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
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
憚親，勝已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
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樂多賢友，
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且益乎。樂驕樂則長
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是烏得不且損乎。
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

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入善者志於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雙峰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以是為樂，而荒淫耳。○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可不謹哉。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

○蒙引云：六言顏色而言，終是未可。言而言也。或君子之言未及我，或雖舉問而有，而長者是在，是亦未應我言也。是謂言未及之。或君子專問及我，或長者已對，以次及我，是謂言及之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此章示以之慎言也。一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洽，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

○察言帶說大抵人情心喜則色喜而言亦喜，心怒則色怒而言亦怒，心左則色左而言亦左，心右則色右而言亦右。無目只是訓瞽字義，此瞽字只是借說與瞽類同，無目字不必拘。

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汪

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強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警可也。○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警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

○王龍溪曰。夫色非得於悍清欲之謂。凡境之所遇物之所觸。有形可見者。皆色也。夫聞非徒攘臂用壯之類。凡才能藝術。與物為競。非懷欲上之心。皆聞也。夫得非徒貨殖懷質之謂。凡一生幹當。可便其身圖者。皆得也。

○蔡清曰。人到老來。變節不是。英氣已老。前日之精神鼓舞。至是已倦。而本然之俗心。故態不覺。至是畢露矣。

○陸立軒曰。卷之三。者之戒。惟戒之以義理。而不使血氣用事耳。非純之也。

於脈之內。而為榮氣。稟於陽行於脈之外。而為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

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

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

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

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衰極。也不由他。又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

言信...
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值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配義與道也。○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軟而志得凡民皆然為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為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淡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食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淡而食得之念尚如未定之且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鬪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鬪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可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左剛則勇銳而好勝

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鬪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為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雙峰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入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邵出揚雄法言邵亦高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蒙引曰天命只是天理但是指付予之初說長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皆是畏天定事畏大人者以其爵

位通顯齒德俱尊也。敢不敬乎。畏。聖人之言者。法言所敬憚也。

○焦漪園曰。君子只畏此三者。三者之外。變答生。死皆非所畏矣。

○虛齋曰。君子有三畏。小人無之。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此也。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

不笑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

不畏之矣。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宋子

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

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即是天

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所以畏。纔知得。便自不

突。不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笑衆

人。怵迫於利。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南軒

害之畏也。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

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主於

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

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

畏。不

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貌之

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

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在也。

言各有所指耳。○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

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無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

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
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
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
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通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
也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
之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

○承菴曰二次字非是言
相遠乃是言相近大意謂
生而知之者是上等之人
也然學而知之者即次之
困而知之者又次之皆可
與上者同歸也
○游立軒說登云此章選
主人品言若主氣質言則
非聖人所以激發學者之
意朱子小註可見

之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
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
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
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
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
與不學之與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
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
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
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
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
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間易
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
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
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罕

○存疑三知雖等級不同
及其成功則一也朱子小
註不在善人君子之後其
說未是蓋未定之見也

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爾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為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與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取是以君子唯學之為貴學則昏濁者可使清明偏駁者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覆峰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因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却憤悱奮發轉

○困學絕開云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在目陰符經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自察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乱西方論未根大識必先曰眼目色亦此意也○存疑曰視思明聽思聰二件雖列於九思却是大綱故列於首二者失其

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出時矣此聖人勉入務學處○雲峰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下不以品之下者遂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上而無復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此章不入以思之則

意思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形旬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

忿必懲思義則得不吝宋子曰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若

餘皆尚矣。故書只言視聽
惟明聽德惟聰。

○衍明云。九思內處已待
入。應王接物皆及之矣。

○中庸云。從容中道。聖人
也。

○孟子盡心篇云。其為人
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
矣。

論語大全卷之六

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端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程子曰。九思各專其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

○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曰然。○雲峰胡氏曰。事息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容。

中聲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各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

論語大全卷之六

成熟便會無此二子滲漏。○又云。念思難如一朝之念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擴。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功矣。○勉齋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雙峰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

○蒙引云善不善事也不
必指人○如探湯辨鏡之
湯方熱不敢深指也
○存疑見善如追亡不及
然必欲得之也見惡如探
湯然恐加乎其身也

視聽向前其次則有容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
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
得又是就事上說二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
得思義屬行○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為思而不學者言
此為不思者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
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
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
九者日用常
行之要是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探吐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

○蔡虛齋曰輔氏小註不

矣語益古語也

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
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惡其不為之
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
惡其或為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閔
之徒足以當之

隱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
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節其所求之志
也○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兩句皆古語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

○李貞菴達說云行義是
行若臣之義即出仕也對
隱居說○按此与存疑同

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反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宋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中行則見諸事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得之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聖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云然不知可否日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若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

○王公直云夷齊所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

彼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識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修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且無德而猶得夷齊

管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也。享國雖久奉已而已。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彼有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也。則孔子之所深取夷齊者。但指其節國之一節耳。若曰取其不食周粟而餓於首陽。且餓以死。則本文所無也。按孔子之言渾然不露。而公直此論亦能入所。未矣。直存之。

○尤西川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讓國不在貧苦終身也。非餓餓而死也。○莊子史記書餓死。非知夷齊者。

○蒙引云。有馬千駟。在軍則為千乘矣。蓋一車四馬。○民到於今。稱之。孫其高節也。高節者。正以讓天利而不取也。舍富貴而甘貧賤也。正謂詩詞相合。○按此顏淵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言也。

○焦澗園曰。夫子筆獨立。他日又獨立。獨守正見無異聞也。蓋獨立之時。靜第。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新安。

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祇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實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謀。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投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此。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也。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陳之問於伯夷。曰。子亦有異聞乎。九音。剛。

尤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而過庭。自學。對曰。未也。亦

論語卷之六

子皆不在側。若有異教。復當此特聞之。而所聞者亦不過如此。則無異聞可知矣。他日又獨立。前時若未及教者。他日且教之。而所聞者亦不過如此。則終無異聞可知者矣。

學詩無以言禮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也。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後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通考勿軒熊氏曰與觀羣怨名南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處事接物大而民彝世教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禮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禮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十二百之目其序截

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儻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也。新安陳氏曰天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證。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問曰得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于也。遠去聲。

○蒙引云學詩學禮總入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之訓亦然。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

其子程子曰聖人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已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味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耳○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與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與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以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與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潛室陳氏曰詩能

論語

卷之六

三十一

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為最近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戶○問陳亢謂聖人遠其子未克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問伯魚聖人之子陳亢意其有與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人遠其子愚意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使其有會顏之資亦當以會顏者告之矣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於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曰父子之恩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天資穎悟即飲食起居無非教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乎爾曾顏可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新安陳氏曰得二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興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

論語

卷之六

三十一

○柳金川集云此章當重
二個妻字見得以妻而立
為夫人非以妾而立為夫
人也

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通考董氏
曰論語言學文學詩學禮學道所學何先文者載道
之器也學文學詩學禮則學道在其中文者詩書六
藝也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故學文則道在其中道
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
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啟伯魚
之學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
之中然理一也而學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
弟子之職則教之之行有餘力而學文於伯魚之過庭
則教之以學詩禮此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讀者謹
之

此章之意重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

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致也南軒張氏

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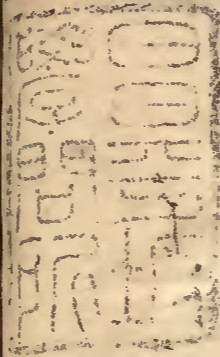
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

名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

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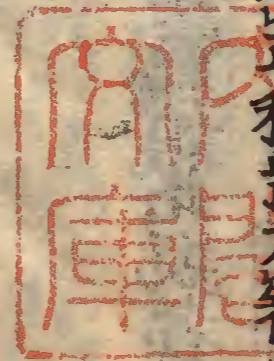
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

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
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士孔氏正義曰此下節
論天子以下如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
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內
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



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也。夫人亦出故
 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謙也。自稱
 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天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
 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
 下且矣。以至嬖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
 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
 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
 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
 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
 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
 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
 是也。○厚齋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
 子嘗言古禮
 如此故記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六終



慶應七年

